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769  
24 June 1997

CHINESE

---

## 第七六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7年6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克拉斯诺霍斯卡女士 (斯洛伐克)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69 次全体会议开始。在请发言者名单的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愿讲几句开场白。

代表斯洛伐克共和国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是我极大的荣幸和责任。我要强调，我将竭尽全力履行这一庄严机构主席的职责。

首先，我愿向我的前任，塞内加尔的迪亚洛大使、俄罗斯联邦的别尔坚尼科夫大使、罗马尼亚的格雷库大使和大韩民国的宣大使深表感谢，感谢他们为制定今年届会的议程和工作计划而做的努力。我也十分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和他的助手阿卜杜勒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及其所有工作人员，我确信在履行裁谈会主席的职责中他们将会给我很大的帮助。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唯一的多边具体谈判论坛在人类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裁谈会在谈判和最终确定各项重要的裁军条约和公约中取得了许多成就。请允许我至少提到最近的一些成就——《禁核试条约》和《化学武器公约》。因此，斯洛伐克极其重视裁军谈判会议的独特职能，极为重视并感兴趣地注视其活动。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最近的访问就是对我的这一说法的印证，她上周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发了言。除其他外，她说：“过去 50 年的历史明确无误地证明，联合国组织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构，对解决国际安全、稳定、和平、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作出了贡献。由于其专门知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主要由于其成就，作为联合国大家庭一部分的裁军谈判会议——包括其前身——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我愿着重指出，我国外长在发言中对裁军谈判会议重要性的强调不仅表明我们感到满意，而且表明我们感到我们狭义上对裁军谈判会议、广义上对国际社会所负有的义务。

可以理解，包括裁谈会在内的国际机构在取得重大成就之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所有与会者从一定的距离上并运用政治智慧分析过去，把握未来。但如果我再次引用我国外长的话来说，那么就是：裁军谈判会议现在“似乎并未充分利用眼前的机会”。进展似乎太慢，太痛苦，有些代表团的立场相当不灵活。我相信，相互信任、务实的态度以及集中于那些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而非那些将我们分开的问题是继续前进的唯一道路。极其重要的是要保持国际变化所造成的势头，充分利用目前机会的窗口。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进程

中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如果裁谈会最终不能够适应新的任务，那将会对裁谈会在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国际机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地位产生不利影响。裁谈会的作用不仅必须保持，而且必须加强。我相信，在裁谈会工作实质性问题之间建立联系无助于取得进展。另一方面，有一种现实的威胁，即这些联系将起反作用，危及取得进展，甚至在那些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裁谈会当然必须处理最紧迫的问题。今天，这些问题有两类，一是核武器问题，二是常规武器问题。裁谈会不应当再迟迟不进行关于其在核裁军方面可能发挥的进一步作用问题的讨论并查明裁谈会可以着手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裁谈会应当集中于那些看来争议最少并有可能很快取得进展的问题。我向大家保证，我将竭尽全力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作为主席，我将尽最大努力确保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取得成功。我依靠大家的协助来完成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努力争取进展，在裁谈会 1997 年届会第二期会议结束之前开始工作。

最后，我愿讲讲另一个重要问题，即裁谈会的扩大问题。我国不久以前还是观察员国家，对此我们记忆犹新，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各申请国。裁谈会应当一直对所有候选国开放。牢记这一点，我打算举行磋商，商讨是否有可能就裁谈会扩大问题提名一位特别协调员，使之具有广泛的授权以探索各种可能的模式和方法。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克里腾伯格女士，我现在请她发言。

克里腾伯格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女士，在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一公职之际，向您表示欢迎既是一项荣誉又是一种快乐，而且我们也为按字母顺序轮到您在这一重要时刻担任主席而感到庆幸。美国感到遗憾的是，尽管您的两位前任，俄罗斯联邦的别尔坚尼科夫大使和塞内加尔的迪亚洛大使所作的积极努力——以及他们的两位前任的积极努力，裁谈会依然如 1 月 21 日我们今年的第一次全会时一样处于僵局。从那时以来，您已是承担这一任务的第五个人了。美国代表团保证与您充分合作，并谋求推动裁谈会所要审查的各项重大问题的实质性工作。

美国极其严肃地对待我们在《不扩散条约》第 6 条之下的义务，“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商定进行的加强的审查进程已经开始，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美国与中国、法国、俄罗

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表示决心继续充分执行该条约的所有规定，包括第 6 条的规定。

牢记上述情况以及其他各种重要因素，我愿就卡多佐总统 6 月 20 日宣布他正在将《不扩散条约》提交国会批准一事向拉费尔大使和杰出的巴西同事表示祝贺。美国欢迎这一步骤，因为巴西加入《不扩散条约》将是对目前加强国际核不扩散和裁军制度努力的一个重大贡献。

《不扩散条约》及其第 6 条在裁军谈判会议这里同样十分重要。我们大家都受到在履行这些承诺方面所采取措施的影响。在此情况下，美国去年 12 月支持通过大会第 51/45 G 号决议，该决议请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国家“随时将核裁军方面的进展和努力及时通知联合国会员国”。因此，别尔坚尼科夫大使和我要求将克林顿总统和叶利欣总统在赫尔辛基发表的联合声明作为裁谈会的正式文件分发。联合声明载于 CD/1460 号文件。其中的部分内容是，两国总统商定在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生效之后，美国和俄罗斯将立即开始第三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该条约届时所涉的削减总量达冷战时期最高水平的 80%。此外，美国和俄罗斯将寻求列入“有关战略核弹头库存透明度和销毁战略核弹头的措施……”。在战略军备控制和裁军史上，这将是我们两国首次寻求制定消除弹头的措施，而不仅仅是消除运输工具。

关于核军备，双边谈判是有效的。双边谈判过去取得了成功，今天仍然十分需要。裁军谈判会议并非寻求削减核武库协议的适当论坛——至少在目前阶段是如此。然而，我们仍然确信，在较广泛的或较为一般而言的核裁军进程中，在对世界所有各国或几乎所有各国具有实际的影响广泛的努力中，裁谈会确实可以作出重要贡献。从这一角度来看，全面禁试条约完完全全是在核裁军进程之中。我们相信，如全面禁试条约序言中所说，该条约将限制核武器的发展和质量的改进，将终止发展先进的新型武器。

在多边一级，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是裁谈会谈判一个不歧视、多边和国际上可以有效核查的条约，禁止为核武器或其他爆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其基础是载于 CD/1299 号文件的特别协调员 1995 年 3 月 24 日的报告以及其中所载的职权范围。我们完全同意意大利的巴尔博尼·阿夸大使上个星期四发言中雄辩的说法：“无法想象在禁止核试验和销毁现有裂变材料之时允许生产裂变材料。”

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约翰·霍勒姆5月15日在此发言时着重提到了裁谈会采用务实、解决问题和逐步的办法就重大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和缔结条约的成功历史。他指出，我们需要再次采用这种务实的办法，以谈判一个禁止为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的条约。

核武器国家已停止了生产裂变材料，但这一政策变化是最近才作出的。一项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将把这一政策变化变为一项有法律约束力、可以核查和全球性的协定。那时核武器国家将被要求接受一项体现这一政策的永久性的法律限制，但不再是象目前这样属于自愿性质和可以逆转的。这将在实际上对所能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数量规定一个上限。在核武器国家处置了从现有核武器中取出的高浓缩铀和钚之后，它们将不能够通过补充其裂变材料的储存对此加以补偿。

各种加工和浓缩设施都产生新的裂变材料，因此停产条约将把所有这些设施置于保障之下。这将确保这些设施仅用于为和平目的生产裂变材料——研究、医用同位素、反应堆燃料和其他非爆炸性的用途。实际上，裂变材料在当前来说对于建立或扩大核储备可算是一种阻塞点。除非手中有足够的裂变材料，否则一个国家即使知道如何生产核武器也无法生产核武器。

所有将核裁军视为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优先事项的人都应当将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的谈判视为一个重大和积极的步骤。除非对核材料有可靠的限制，除非对国际社会能够监测秘密生产具有信心，否则很难想象核军备裁减如何能够更进一步。

就在我们今天上午开会之时，我的同事——我相信还有其他各代表团的成员——将抵达布鲁塞尔，开始参加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全球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必要性问题。美国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布鲁塞尔会议，因为我们继续相信，渥太华进程可以为更广泛的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全面努力提供有用的政治势头。另一方面，美国仍然确信，裁谈会是谈判一项全球性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最实际有效的论坛。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举足轻重的国家都不是渥太华进程的完全参与者，其中有些国家宣布，它们将不受它们没有充分和积极参与的谈判达成的任何条约草案的约束。为了去除世界上的地雷武库，我们必须在裁军谈判会议这里进行谈判。

坦率地说，我们对一长串的程序障碍感到沮丧，这些障碍一直阻碍着裁谈会努力着手就杀伤人员地雷开展适当的谈判。我们理解，有许多成员国有安全方面的关注，它们相信必须处理这些关注，我们确信裁谈会成员国在本机构的谈判中将考虑

到这些关注。为了便利就裁谈会开始就杀伤人员地雷进行谈判迅速达成协议，美国强烈支持澳大利亚关于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进行磋商和早日提交报告的提议，那就是 CD/1465 号文件所载的提议。

大家都很清楚，这一决定草案与载于 CD/1458 号决议的澳大利亚先前的提议十分相似，该提议在 5 月 22 日的非正式会议上经过了讨论，文字上作了大量修改。就此而言，目前的提议至少已是澳大利亚原先所提案文的第三代修改稿了，而更直接的渊源则至少可追溯到 CD/1452 号文件所载芬兰、智利和波兰 3 月 27 日提议的案文。因此，自裁谈会成员国开始积极讨论任命一位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以来已有近两个月了。即便如此，为了历史更加完整，我们还要回顾杰出的巴基斯坦代表穆尼尔·阿克拉姆大使在 1 月 30 日全会发言中的简要评论(PV.753)。阿克拉姆大使在发言中主张，国际社会“在裁谈会探讨我们可以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以最终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实现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目标。我们建议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来从事这种探索并为裁谈会谈判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制定出适当的职权范围。”

美国很高兴提醒裁谈会杰出的巴基斯坦大使 1 月 30 日的这一提议，我们在实质上支持这一提议。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澳大利亚提出了决定草案的措词，现在就在裁谈会面前，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进一步拖延。美国相信，澳大利亚的提议是成熟的，可以采取行动，我们敦促裁谈会迅速予以核可，在此情况下，我要求你今天请各代表团就载于 CD/1465 号文件的提议作出决定。

常规武器积聚过度并破坏稳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有鉴于此，美国完全相信，裁谈会应当重新设立原来的军备透明特设委员会。这一专题现在至少与 1992 年同样重要，1992 年裁谈会在正式议程中增加了军备透明问题，1993 年裁谈会首次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但不幸的是，特设委员会会议到 1994 年就停顿了，虽然全世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在这三年中还在不断增加。自联合国登记册建立以来，已有 130 多个国家提供了有关军火转让的资料，1997 年登记册问题政府专家组正在举行其三次届会中的第二届会议。去年，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军火转让问题的协商一致的报告，各区域组织正在对军备透明问题给予更大的实质性重视。例如，美洲国家组织决定建立一个记录杀伤人员地雷持有量的西半球登记册。

在这种创新和激动人心的情况下，裁谈会应继续探索世界各国如何能够通过使其军备更加开放和透明增加国际信任。有鉴于此，裁谈会应当重新设立军备透明特设委员会，我国代表团认为早就应当采取这一步骤。

美国可以理解申请成为裁谈会正式成员的各观察员国家的强烈兴趣。我们相信，裁谈会应当极其认真地审查这一问题，我们继续相信在裁谈会为此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问题上有着协商一致的意见。美国支持这一想法。如果在找到同意担任特别协调员的适当人选方面继续有重大的困难，我们同样也支持裁谈会主席决定任命一位主席之友。但是关于有关各种问题，我们相信，进一步扩大裁谈会问题与裁谈会更好和有效地发挥职能问题密切相关。裁谈会今年尚未能够开展重大的实质性工作，难以设想这样的结果，即裁谈会在谈判桌上的所有工作都陷于僵局，但却着手决定在谈判桌周围增加几把椅子。

我们已接近 1997 年届会第二期会议的末尾，也许开始考虑我们将向大会今年届会提交什么样的报告这一问题并非为时过早。我们是否就是说我们在全体会议、非正式全体会议、不限成员名额的磋商，区域和政治集团会议及其他各种难以数计的临时会议上进行了无休无止的辩论？我们是否还要在冗长和令人压抑的叙述之后再补充说，我们未能就面前的任何专题商定做任何事情？

在我们方面，我们相信不应当这样，我们有能力防止这样一份报告肯定会在纽约第一委员会的同事和代表中引起的嘲笑和讥讽。我们有手段也有时间作出决定，使裁谈会能够编写一份与我们的国家目标和国际社会的集体愿望更加相称的报告。

是的，裁军谈判会议的届会当然使我们能够提出国家的观点并就有关问题进行辩论。我今天就是在叙述我国的观点，我全心全意地支持和捍卫其他国家代表这样做的权利。但是，说到底，我们在此并非为了辩论，我们在此是为了谈判。国际社会中有许多机构辩论有关军备控制和裁军的问题，但裁谈会是能够谈判这些问题的唯一的全球机构。如果我们忽略就已经成熟并可以采取行动的多边问题进行谈判的授权，如果我们仅仅继续辩论、辩论、辩论，国际社会很可能对我们、对这一机构和这一地点感到厌烦。

我希望不是这样，因为美国继续相信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和有意义的贡献。但做到这一点将要求本机构的成员集体决定，玩弄词藻

和程序的花样已经到头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就成熟的问题在此进行真正谈判了。这是我们所谋求的，也是我们希望将实际发生的情况。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今天发言者名单上的发言已经结束。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愿在这一阶段发言？

各代表团已听到了杰出的美国代表关于迅速就任命一位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通过一项决定的要求。是否所有代表团都准备在这一阶段通过载于 CD/1465 号文件的决定？

我请斯里兰卡代表古纳蒂拉克大使发言。

古纳蒂拉克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女士，我首先要祝贺你就任裁谈会主席之职。我还要祝贺上一任主席塞内加尔大使，他以极其干练的方式履行了职责。如果你还记得，在上个星期四的全会上，主席告知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星期四举行，就是说两天以后，联系这个特定的决定，我相信许多代表团已将有关这一决定的立场问题告知了各自的首都。当然，我国代表团也将信息发往我国首都，希望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之前及时接到指示。鉴于上述各点，我不知是否我们有可能如裁谈会先前所决定的那样在将于星期四举行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这仅仅是根据我们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决定提出的要求。

主席：我感谢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从简短的讨论中可以得出结论，我不得不说，仍有一些代表团需要更多时间，以便获得其首都的指示，因此裁军谈判会议并未准备好在这一阶段就任命杀伤人员地雷特别协调员问题通过决定。因此我呼吁所有代表团尽最大努力，以便使裁谈会能够在休会之前就任命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作出决定，即在 1997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

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

克里腾伯格女士(美利坚合众国)：看来我们今天不能够就载于 CD/1465 号文件的提议作出决定，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此感到遗憾，我尊重你的结论，因为我们确实还无法作出决定。我要表示希望，鉴于我们上个星期五都得到通知说今天将有

一次全体会议，我希望大家会很快得到指示，希望我们能够在星期四作出一项肯定的决定。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

我愿告知大家，我昨天举行了一些双边磋商，我打算在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之后继续举行对所有代表团开放的非正式磋商，以便考虑所有关于裁谈会工作方案的现有提议。我愿与各代表团一起研究处理复杂的工作方案问题的最佳办法，因为现在已有好几种办法。哪种形式的磋商最为有效？我们应当从最早的提议开始还是从最近的提议开始？我们应当讨论整个议程还是分别讨论各具体项目？有许多问题存在，我希望你们将帮助我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看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请你发言。

奥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裁谈会主席。我还愿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塞内加尔大使阁下，感谢他努力设法使裁谈会能够成功地结束今年届会的第二期会议。主席女士，我国代表团请你在今天全体会议结束之时就CD/1462号文件中所载的21国集团关于工作方案的提议举行非正式磋商。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团希望在这一阶段发言？

我愿宣布，我将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之后立即举行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

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0时55分散会。

-- -- -- -- --